



## 娘亲

□ 袁二辉

当我在键盘上敲下“娘”这个字时，眼前浮现的是一个佝偻的背影，一副利索的腿脚，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庞，心底涌上的却是一种亲切、温暖、熟悉而又安心的感觉。

她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，生活在一个并不偏僻的村庄。在那里，娘用她一生的汗水浇灌着脚下的黄土地，用她的全部热情供养了4个子女。劳作是娘的生命，尽管现在的生活已不再需要娘那么辛苦，可是勤劳的娘啊，却始终不肯停下她坚实的脚步……

娘干庄稼活一把手，里里外外都操持着。爹作为村长，村委会的事比较多，所以生活的重担压在娘一个人身上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娘是超人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她的手尤其巧，会裁剪衣服、制作衣服，我们穿着娘做的衣服，满满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其他小伙伴羡慕得不得了，纷纷央求自己的父母也让娘为他们做，娘总是有求必应。

用时髦的话说，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食达人，包水饺、炸丸子、炸油条、炸麻花、做枣糕……她都干得得心应手，尤其是蒸花卷。一到冬天，我就得住校，一周回家两次，每次都带着娘特意蒸的花卷返校。早晨六点起床后，就用网兜把吃的馏在一大锅笼内，全校学生共用此笼。我的花卷好几次都被初四的几个师哥拿走。娘蒸的花卷太可爱了，看了就想吃。一直到现在，只要娘在家，灶上的大厨永远是她一人。

周六上午，我去干洗店拿洗好的羽绒服，路上看到一个体形与娘相似的老人，我超过她停下来多瞅了两眼，确认过不是娘。

老人慈爱地冲我笑了笑，我也冲她笑了笑。突然想立刻见到娘，没再继续往前走，直接拐到回家的路口。娘喜欢吃山药，从自己经常光顾的一家鲜菜店要了一些和其他一些时令蔬菜，路过一家肉食店要了几样熟食，放在前面大车篓里刚刚好。

往南直行，从河沿过到家快，长长的柳条在春风的召唤下婀娜多姿，桃花开得正艳，不知名的野花丝毫不逊色，也展示着自己的风姿。三五只野鸭在顺河中快乐地嬉戏着、追逐着，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美好。

岸边的人儿多了起来，有大人陪着小孩子的，有闲暇钓鱼的，有老夫老妻相依相伴、中年夫妇惬意漫步的……

路上几乎没有汽车，与我相伴的只有几只鸟儿，一会飞到我前面，一会儿飞到我旁边，跟我走了好远。走到一块“全峰卷帘门”牌子处就得往西拐，离娘家越来越近。一条小河把我们这几个村联系在一起。我发现今天的小河两岸新翻出来好高的新土。我停下电动车，走近发现小河不知什么时候被挖深了许多，里面注入了三分之一的水。前面有一家正用河里的水浇灌着麦田，我仿佛听到麦苗咕咚咕咚喝水的声音，相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。

自从新西环从此处过，南来的、北往的卡车的重噪音就没停止过，路口的红绿灯有规律地闪烁着，穿过焦花园、岳花园、李花园就到了我们村袁花园了。

一共六个花园，田花园在岳花园的南边，刘花园在袁花园的西边。看着一个个花园，实际上还赶不上别的一个大村庄呢，别看叫六个

花园，一个真的花园也没有，路两边种着成行的白杨树或野果子树。

还是喜欢从家后的小路过，也是柏油马路，骑着电动车也能嗖嗖带风。南边只有一排房子，北边是碧绿的麦田。过三个胡同就到我家的胡同了。我们这个胡同被一个高坡分成两段，下坡处只有五家，紧挨着下坡的就是我家，对门是大娘家。我家后面是举大哥家，与他家相对的是一个篮球场，几组健身器材。每到周末，这个胡同的人基本上全部聚到这里，舒活舒活筋骨，伸伸胳膊伸伸腿。

“娘！”还没进大门，我就喊起来了。我的第二声还没落下，娘的脚步声已经在院里响起，随之响起的是娘爽朗的笑声：“俺二姐回来了。”

今天的娘精神矍铄，说话的声音又恢复到原来的高八度。只要娘在家，基本上轮不到我做菜做饭，她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她让我洗啥我就洗啥，她让我拿啥我就拿啥。我和娘聊我的儿子，聊家里的一切，娘跟我聊着我哥家、我姐家、我弟家、我亲戚家、村里发生的件件事儿。厨房里的温度越来越高，笑声一串串地追着人儿跑。

上周六，一股寒流不打招呼就来了，气温一下子降了十好几度，我穿着厚厚的衣服就回家了，在大门外喊了好几声娘，无人应答。我放下电动车就奔向里屋，只见娘躺在床上，眼睛闭着。我从小到大娘都是风风火火的，地里的庄稼总被她侍弄得比别人家的优一截，家里做的饭格外香，做针线活更是胜人多筹，几里外的人也都来央求娘做棉衣服……她从来没感觉到累，

也从来没叫过苦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娘柔弱的一面，第一次见到娘精神倦怠地躺在那里。“娘……娘……娘……”我轻轻地唤着，她使劲睁开眼睛：“二姐来了！”声音有气无力，继而她想倔强地坐起来，我把娘拦住了，让她躺下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娘仿佛是铁打的，从来没有不得劲过。“一点劲儿没有，还老是犯困。”娘的手有点凉，我把娘的手轻轻地塞进被窝里。“也不发烧，就是困。药吃了一周了，一点也不见轻。”娘有气无力的话提醒了我，娘的症状像发烧的症状，先给娘量一下体温。我翻开中间的抽屉，里面有一些娘吃的降压药，温度计乖乖地躺在盒子里。我取出温度计：“娘，再量一下体温，看看烧不？”娘又要起来自己量。我让娘躺下，侧下身，娘好像不好意思让我这么做。这是我第一次给娘夹温度计，我把娘的胳膊慢慢地抬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把温度计放在娘的胳膊窝处，娘不由自主地“啊”了一声，一定是被温度计凉到了。我坐在她旁边看着时间，一分一秒，感觉时间过得好慢，十分钟的时间像一个世纪。我小心地抽出温度计：36.7度，确实不发烧。这是咋回事？我心急如焚，悔恨自己没学会开车，如果自己会开车立刻就载着娘去医院了，心里暗想：回去后立即报上名，必须把驾照考下来。我给娘倒了一杯热水，打通了弟弟的电话。

一盏茶的工夫，弟弟到了家，载着娘和我来到医院，化验结果出来：血象高。我们听从医生的建议，直接输上了液。一瓶输完，我们娘俩又愉快地拉起了家常。写着写着夜已深了，我的脸上挂满了泪滴……

## 你是黎明前的那一缕曙光

□ 李绪贵

你是黎明前的那一缕曙光  
抗日的战鼓早已播响  
虽然苦难的夜还很长  
怎么也阻挡不住  
你坚定前行的步伐  
去迎接那旭日阳光

你是黎明前的那一缕曙光  
那副银匠担子的担当  
铜砧铁锤风箱  
大道至简哪怕  
踏遍万水千山  
铿锵叮当击节传唱

你是黎明前的那一缕曙光  
在蹒跚学步中成长  
你早已插上腾飞的翅膀  
在早已远去的唐山  
还有在疫情防控一线  
汗水模糊了你的俏模样

你是黎明前的那一缕曙光  
虽已筑就了小康  
你依旧追逐那个梦想  
唯有担当天下  
执手吾新华  
80载风雨仍初心不忘

## 不必仰望别人

□ 高谦

莫言说过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鲜与不易。我们常常站在此岸艳羡彼岸的风光，却不知对岸的人也在渴慕你眼前的风景。仔细想想，这话颇含哲理。

百年光阴，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，也不可能永远困难重重。不论生活如何对待自己，记住学会微笑，试着给自己制造快乐；遇事不抱怨，多看积极的一面。千万不要因为一点挫折就变得意志消沉，要学会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。接受也是一种智慧，更是一种能力和度量。

俗话说，各有各的活法，每人一串脚印。有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别人的拥有，看不到别人的失去。这恰似美丽的鞋子再好看，穿在自己脚上也未必合适。走自己的路，打自己的伞，才能过好自己的生活。任何一种成功，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汗水。有时候台上有多少辉煌，台下就要忍受多少孤独与寂寞。

生活中产生烦恼，往往源于我们的比较和心中的欲望。或许看淡一点，烦恼就少一点；看开一点，幸福就多一点。生活的真谛在于求索，生活的向往在于幸福，生活的乐趣在于自主，生活的真实在于平淡。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效仿别人，管好自己的嘴，守住自己的心，做好自己的事，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，努力让当下的自己活成最好的模样。

人活着，不可能一切完美，也不可能一切都事事如意。有残缺，才是生命的本质。不蹉跎光阴，不辜负自己，便会拥抱最好的人生！

## 希望永冀，无问西东

——读《走向辉煌》有感

20世纪初，中国是一个跌倒的巨人，任人宰割，生灵涂炭；20世纪末，中国是一只屹立世界的雄狮，独立自主，繁荣昌盛。20世纪不是一泓平滑光洁的涓涓细流，而是一段跌宕起伏的飞湍急流。历经百年的沧桑巨变，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涅槃重生！

百年前，中国动荡不安，怎样救中国于水火之中？金一南教授在《走向辉煌》一书中揭示了中国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，进而走向辉煌这一艰难历程的原因。他在一次演讲中说：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，是历史的主体，但是不能排除领导者是整个过程中流砥

柱，如若没有领导者和先行者引路探索，那么只有随波逐流。”

走向辉煌须怀历史自觉，承使命担当。历史自觉是指对规律的清晰把握和对前景的主动营造。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尽的假设，但历史的冷峻在于它总把假设远置于假设。时间不会重来，机遇只有一次。抓住时代机遇者，才有可能成为成功者。在革命时代，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与担当在历史的长河中代代传承，凝结成精神基因，为中国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走向辉煌须正确对待

成败，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。历史是公平的，也是残酷的，但是历史的发展趋向，却由时代的先行者引领。历史似一条奔流不息、波澜壮阔的长河，有主流，有支流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河中行人，最后走向何方取决于航行中的探索和总结。注重总结失败和成功的经验，勤于反思不足，这是千百年来一个大国能够在波涛汹涌中砥砺前行前行的法宝。

走向辉煌须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坚定信念。不要因为走得太远，而忘记为什么出发。深陷敌军图圈，面对敌军的威逼利诱，胡天桃用“没有压迫的

社会，才是最好的社会，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”阐述了自己的价值观，最终为了心中的大义甘愿赴死；年轻英勇的寻淮洲，作为军团长，以身作则，冲锋陷阵，因战5次负伤，转移途中英年早逝。而革命的理想、战斗的意志像一支不熄的火炬，代代相传。

历史充分证明，前进和发展的道路从来不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，而是处处荆棘密布、时时暗流涌动的，想要走向辉煌，需要我们脚踏实地，一步一印地去探索，去追求，去创造，去改变。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张孟泽